

著名作家二月河倾情作序
再现明前期八十年政治风云

傅传松◎著

大明首辅

贰

盛世惊雷

斗贪官、惩奸佞、革弊政、创新制，事事以天下为己任
树清风、携后进、恤百姓、尽职守，件件以自身为表率
——五朝元老、一代贤臣，大明首辅杨溥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傅传松◎著

大明首辅

贰

盛世惊雷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首辅(全三册) / 傅传松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54-7297-7

I. ①大…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0863号

出品人: 刘学明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编辑: 叶露 田敦国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4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 92.25

版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00千字

全套定价: 12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二卷 盛世惊雷

- 第一回 选贤拔良杨溥入阁 欲擒故纵宣德设谋·····1
- 第二回 中秋节高煦定毒计 元宵夜汉府刺瞻基·····12
- 第三回 逆天行事汉王反朝 御驾亲征宣德平叛·····24
- 第四回 乐安军前迫降叛臣 逍遥城里火焚汉王·····36
- 第五回 朝议交阯杨溥主战 宁桥中伏王通败绩·····48
- 第六回 通关节刘吴访杨府 主会试杨溥拔英才·····62
- 第七回 谅山城黎利假输诚 倒马坡柳升真死难·····77
- 第八回 王通议和丧师辱国 宣德厌战交阯弃守·····90
- 第九回 争恩宠贵妃媚皇帝 正宫规宣德杀侯楼·····103
- 第十回 景仁宫黛儿作替身 左顺门杨溥说朝政·····116
- 第十一回 陈弊政太常救林硕 杀黛儿贵妃夺皇子·····128
- 第十二回 西角门细陈守成策 坤宁宫巧使连环计·····139
- 第十三回 宣德守成约法三章 王振设谋宫闱惊变·····153
- 第十四回 傅启让防汛开封府 恶汉子挖溃夹河垵·····168
- 第十五回 上早朝刘观告诬状 下河南钦差访冤情·····181
- 第十六回 勘现场疑案现端倪 辨铁锹贼人露形迹·····194
- 第十七回 感恩德童先说情由 投毒物隋某灭活口·····205
- 第十八回 得月楼刘辐弄伎俩 绿竹林杨沐觅凶犯·····218
- 第十九回 陈案情震怒宣德帝 肃大贪智惩刘都院·····232
- 第二十回 兀良哈抢掠刺军情 喜峰口奇袭平贼寇·····242



第二十一回	赐府第杨溥获殊荣	建浮桥董梁遭严责	252
第二十二回	游汴梁贼宦索宝物	渡黄河廉臣偿钱财	265
第二十三回	邀帝宠袁琦献促织	图进身王振舍玉佩	279
第二十四回	跑升官屈延送梅瓶	举贤才杨溥荐范理	293
第二十五回	内书堂开王振进学	陕西捕蝗杨溥受命	307
第二十六回	访真情农夫控捕蝗	诉苦状酒家说促织	320
第二十七回	贡促织成名遭大祸	救良民杨溥施正义	333
第二十八回	杨巡按暗访临清县	屠硕鼠设套国粮仓	353
第二十九回	探虚实杨沐查货源	贪钱财屠宝盗粮库	367
第三十回	老陈头愤怒斥硕鼠	袁太监荒诞害孩童	381
第三十一回	司马青夜探储备库	杨钦差亮旨平民愤	394
第三十二回	狗急跳墙火烧粮仓	为民除害弃市袁琦	408
第三十三回	受皇命苏州查税赋	吐苦情运河说漕粮	420
第三十四回	粮长害民农夫苦深	官田租重百姓逃亡	435
第三十五回	苏州府上官议巡察	周庄镇下民说逋赋	446
第三十六回	乞巧节巧儿乞姻缘	议弊政况钟议新法	463
第三十七回	力排众议江南变法	革故鼎新漕运改革	484
第三十八回	煽暴动尹某逞奸狡	平骚乱况钟显智谋	495

第一回

选贤拔良杨溥入阁

欲擒故纵宣德设谋

宣德皇帝初一登基,便听从了杨溥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稳定局势。六月十三日即位的第二天诏谕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八边防重镇,厉兵秣马严加守备;六月十六日,下旨催促在外采办的中官们立即还宫,停止所购器物;七月八日,尊生母张皇后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胡善祥为皇后;七月十五日,下诏增加各藩王岁禄不等,赏赐金银有差,特别厚待汉、赵二王,各增岁禄两万石,赐珠宝数以万计,还格外开恩,赐汉、赵二王田园各八十顷。七月二十八日,召见刑部尚书金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和大理卿胡概,告诫三法司严格执法,谨慎办案,切勿草菅人命;闰七月十一日,再命安顺伯薛贵、清平伯吴成、都督马英、都指挥梁成等率师北巡,严防鞑靼三部骚扰,保疆宁边。短短两个月之内,他便将大局稳住,人心归一,朝野晏然。

闰七月二十八日,午朝刚刚开始,宣德皇帝扬眉望了一下文华殿上的文武百官,朗声说道:“众位爱卿,朕自即位以来两月有余,所行诸政赖众卿鼎力辅佐,件件均已落实,开局良好,朕心甚慰。朕今日又有几件大事要向天下宣布,望各位爱卿一如既往尽心辅佐才是。”

一听皇上又有几件大事要宣布,殿上的文武大臣一齐躬身说道:“臣等恭听圣谕!”

见文武百官们一呼百应,宣德皇帝十分欣慰,舒缓地说道:“治国理政,朝廷需要卓异人才,太祖皇帝洪武三年特建弘文馆,以授学士刘伯温和罗复仁,同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同朝辅政,成为太祖皇帝的左膀右臂。今年正月,先皇在



大明首辅·盛世惊雷

思善门左特建弘文楼,并将原弘文馆升格为弘文阁,以安置学士杨溥,先皇用意十分明显,文渊阁、弘文阁互为表里,均是先皇的治道辅佐机构,数月来弘文阁通达民情,处理政务做了不少事情,深得先皇赞赏。先皇曾多次对联言过,为畅通政务,不日将弘文阁并入文渊阁一并辅政。而今先皇大行,遗言犹在,朕决定自今日起,撤销弘文阁,太常卿杨溥入值文渊阁,同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一道同治内阁之事;原弘文阁王进、陈继、杨敬、何澄等人并入翰林院治事。杨溥爱卿,你听见了么?”

杨溥连忙出班跪下奏道:“谢陛下眷顾,臣当鞠躬尽瘁,以谢陛下!”

“南杨爱卿免礼。”宣德皇帝抬手示意杨溥起来,“南杨爱卿乃先皇宫邸老臣,中构险难,矢志不渝,忠心可嘉,堪为柱石,朕正待倚赖你们几位爱卿呢!”

见皇上说到“你们几位爱卿”,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和黄淮一齐出班躬身道:“南杨大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臣等一定同心协力辅佐陛下!”

“好,有诸位爱卿的努力,朕天下承平有望了。”宣德皇帝微笑颌首道,“三杨金黄成内阁,朕的内阁就五位大臣了!”

“三杨金黄成内阁!”文华殿上大臣一齐品味着皇上的这句话,觉得意味深长,不由得一齐笑了起来。

“诸位爱卿静一静!”看见殿上的文武大臣很活跃,宣德皇帝也不禁十分高兴。待殿上安静下来,他问道,“大理卿胡概、参政叶春二位爱卿在么?”

“臣在。”大理寺卿胡概和北京直隶布政使司参政叶春出班躬身应道,“臣等恭听圣谕!”

“今年正月,先皇曾命二位爱卿巡视南京、浙江,但不久即被召回。大臣代天巡狩古已有之,而今国事冗繁,朕一时难以抽身,朕决定自即日起设立巡抚之职,根据需要派出六部九卿大臣,代朕巡狩天下,目的是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审录罪囚,劝农兴商,安抚百姓,赋予巡抚举劾自达,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专权,以便正风俗,振纲纪,扬善良,剪豪蠹,安宁一方。这重任巡抚,朕就派胡概和叶春二位爱卿前往南京和浙江,三日后启程,不设任期,事毕回奏,望二位爱卿勤勉国事,勿负朕望!”

“臣遵旨!”说罢,胡概和叶春退回班队。

“吏部左侍郎黄宗载爱卿来了没有?”待胡概和叶春退回原位,宣德皇帝拿起一份名单,对殿上唤道,“工部侍郎蔡信、户部左侍郎郭敦、詹事府少詹事郭进、兵部郎中柴车、通政使顾佐、左副都御史陈勉、礼部侍郎金岸、大理寺左少卿严升、刑部侍郎吾绅、兵部员外郎徐琦、监察御史吴纳、吏部考功员外郎魏骥来了没有?”

黄宗载等十五人应声站了出来答道:“臣在!”



“前几日兵部尚书张本爱卿上奏极言当前清军之急。”宣德皇帝望着站在殿中的十几名大臣说道，“一方面是军队卫所急需兵卒补齐缺额，一方面是黎民百姓深受勾军之累，苦不堪言。这勾取逃军的事积弊甚重，亟须改进。朕今日派遣黄爱卿你等十五人，分行天下除交趾布政司以外的北京、南京及十三布政使司，一省一人去清理军伍，一要弄清各卫所逃军名册及军籍，二要弄清逃军原籍正帖二户更代丁口，该勾取的勾取，该更代替补的核实人丁，该豁免除去军籍的除籍，对奸猾之徒隐匿军籍诬陷良民充军的要及时纠正放还原籍为民。三要落实勾取军伍，及时起解赴役。你们还要在清军中不断总结经验，为朝廷制定《清军条例》提供依据。这朝廷对于军和民，犹如舟车装载，不可偏重。如若畸轻畸重，舟车必定倾覆无疑。这道理大家必须明白，诸位爱卿一定要审慎核实，切勿混淆军户和民户，以免军队不稳，百姓不宁。诸位爱卿听清楚了么？”

黄宗载等十五人一齐回答道：“臣等听清楚了！”

“好，那就到兵部领取文书、军册，三日后动身吧。”宣德皇帝点点头说道，“自今而后，每两年清军一次，形成制度。希望诸位爱卿秉公办事，不负朕望。”

“是，陛下。”黄宗载等十五人齐声说道，“臣等谨遵圣谕，不负圣望。”

说完了清理军伍的事，宣德皇帝抬头向殿上武官班队中问道：“英国公，成山侯王通巡边去了几日？”

站在文华殿上的英国公张辅是职掌中军都督府的将军，是五军都督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国家军队兵事、边境防卫均由他一人统领。见皇上问到王通，他立即出班奏道：“回陛下的话，王通职掌后军都督府，本月十五日率兵巡查八边去了，大约要到年底才能回来，陛下如有事差遣，待臣派人请他回来？”

“既然王通去了，那就不必了。”宣德皇帝想了想，对张辅说道，“日前交趾副将军荣昌伯陈智上折奏报，说交趾叛贼黎利又犯茶笼州，十分猖獗，兵部尚书张本荐成山侯王通领兵出征。今王通已往八边巡查，那就待他回朝后再去吧，反正交趾那里还有荣昌伯陈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和兵部尚书陈洽镇着呢。”说罢，他转向文班队列中问道：“吴爱卿，现在湖广深山采木的还有多少人？”

一听皇上询问采木人数，工部尚书吴中连忙出班回道：“启奏陛下，现在湖广武当山采木的有三千人，在荆山采木的有五千人，在归峡采木的有四千人，在武陵山采木的有八千人，合计四处，尚有采木人数不下两万人。”

“让他们都回来吧。”宣德皇帝叹了一口气说道，“本朝自永乐四年为营建北京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以来，已采木二十年，先皇登基即下旨罢了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木，唯有湖广采木仅由十万人逐次减少，现今还有二万余人。朕考虑现今北京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后重建也用不了许多木料，其他各地藩王府修建也以节省为宜，因此无须还用那么多人去采





大明首辅·盛世惊雷

木。朕即刻下旨，罢湖广采木，让那些采伐工役各归其所，各司其业吧，工部派人把那些已伐之木运回来算了。”

“臣遵旨！”吴中答应一声，退回了文官班队。

“夏爱卿！”待吴中退回，宣德皇帝又唤了一声。

户部尚书夏原吉立即站了出来应道：“臣在！”

宣德皇帝望着这位与吏部尚书蹇义一样，历事太祖、太宗、仁宗三朝的老臣，缓声问道：“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和左参政段民所上奏章，夏大人看过了么？”

“臣看过了。石、段二人奏章报告，今年黄河大水，济南、东昌、青州等府被灾，请求朝廷免征山东遭灾府州县夏税。”

见夏原吉把话打住不说了，宣德皇帝微笑着问道：“那您是何意见呢？”

“山东今年受灾地区甚广，照说应该免征今年夏税才是。”夏原吉老成敦厚，他谨慎地回答道，“但朝廷用度方广，国库尚未充羨，请求免征税粮的地方又多，国家捉襟见肘，是以臣以为山东被灾府州县以免征历年欠税为宜。”

“豁免历年欠税固然是好，但受灾府州县百姓今年衣食尚且艰难，拿什么来完今年的夏税？”听罢夏原吉的说法，宣德皇帝不禁皱着眉头问道，“历年的逋赋是免了，可是今年的夏税又成了欠赋，似此百姓何日得清？不如一刀切断的好，把历年欠赋和今年的夏税全免了吧，免得百姓搬掉一块石头又压上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

“臣领旨。”夏原吉连忙跪下奏道，“臣原先免征历年欠赋的想法也是考虑到国家用度的无奈之举，今陛下皇恩浩荡，万民受惠，臣代山东百姓谢陛下了。”

“起来说话，”见夏原吉跪下行礼，宣德皇帝也连忙说道，“夏大人身为户部尚书管着一国的钱粮，担忧国用不足正是职责所在，忠心可嘉。这样吧，把内宫花销减一二成下来，聊作弥补吧。”

听皇上主动提出减少供奉、节省用度，杨士奇等内阁大臣和夏原吉、蹇义、张辅等文武大臣一齐跪下奏道：“请陛下收回成命，天家用度不可减少，要减就把臣等俸禄都减一二成吧！”

一见文武大臣都主动要求减俸，宣德皇帝深受感动，他饱含深情地说道：“众卿的俸禄本来就不多，不可再减，要减还是减内宫的吧。不过，自今而后大家在用度都惜着点儿也就行了。此事就这么定了，大家都起来吧。”

“谢陛下。”殿上的大臣应了一声纷纷站了起来。

“朕还有一事要告诉大家。”待大家归班，宣德皇帝又继续说道，“朝廷有令，令下则行，才能做到政令畅通，但政令几经转达难免走样。你们六科官员，朕给你们重申一条铁律，自今而后，凡中官传旨，六科必须复奏，待朕确认后，再送六部施行。”



“是，臣等记下了！”殿上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一齐应了一声。说罢，宣德皇帝伸了伸腰，舒了一口气问道：“众位爱卿还有事么？如果没有事了，那就散朝吧。”

只见内阁首辅杨士奇出班奏道：“陛下，汉世子朱瞻坦和赵世子朱瞻垓各奉父王之命前来谢恩，现在午门外候旨呢。”

“怎么，他们终于来了？”一听朱瞻坦和朱瞻垓这两个堂弟来了，宣德皇帝舒了一口气，微笑着说道，“快宣他们上殿吧。”

“是，陛下。”站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金英立即走上前高声向外宣道，“皇上有旨，宣汉世子朱瞻坦和赵世子朱瞻垓上殿见驾！”

随着金英的话音，殿门外玉阶上的传呼卫士一个接一个迅速把旨意传到了午门外。汉世子朱瞻坦和赵世子朱瞻垓立即领旨走进了午门。

不一会，朱瞻坦和朱瞻垓来到了殿上。二人一见昔日的王兄高坐在皇帝宝座上成了九五之尊，威严无比，慌忙跪下行了三跪九叩朝参大礼，口中呼道：“臣等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见朱瞻坦和朱瞻垓行了大礼，宣德皇帝微笑着走下御座，步下丹阶，伸手扶了扶二人，口中说道：“二位爱弟平身，赐座！”

见皇上亲自下座来扶起他们，朱瞻坦和朱瞻垓受宠若惊，连忙谢座，待宣德皇帝回到宝座上，二人才在内侍搬来的锦墩上落座。

“二位兄弟近来可好？二位叔叔身体康健么？”

“谢陛下挂念，臣近来甚好。”朱瞻坦和朱瞻垓回答道，“父王的身体也好着呢，请陛下勿以为念。”

“那就好，”宣德皇帝连连点头道，“朕与二位王叔和你们几位都是至亲骨肉，先皇经常念叨，朕也时常思念，哪有不挂念的呢？朕即位之后，给二位王叔赏赐不知落实没有？”

“落实了，”朱瞻坦和朱瞻垓高兴地连忙回答道，“父王非常感激陛下眷顾之情，特派臣前来向陛下谢恩呢。”

“朕刚即位，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对二位王叔的赐赏未免少了点儿，实在愧对你们，不过今后日子还长，待朕来日补偿吧。你们回去后，务请转告二位王叔，朕年轻德薄，日后治国理政还要仰仗二位王叔辅佐呢。二位王叔对朝政缺失有何见解，请及时上疏，万勿吝言。对了，你们来朝，二位王叔对朝政有什么献策么？”

见皇上一片真诚，问起献策的事来，按照礼仪，朱瞻坦为长应该先回答。可是他却迟疑着不肯开口说话。旁边的朱瞻垓只好先开口回答道：“启奏陛下，臣弟动身来朝的时候，父王说臣等今年正月才到彰德府就藩，要说的先前都已说





大明首辅·盛世惊雷

了,这次臣弟前来是专门谢恩,没有带来献策,请陛下谅解。”

“这次没有,下次再来献策也是不迟。”宣德皇帝微笑着道。随后他转过头来对朱瞻坦问道,“爱弟,二王叔有什么献策么?”

见问到自己,朱瞻坦只好从怀中掏出一份奏章说道:“臣动身时,父王确曾写有一份奏章,对朝政提出四条建议,只是父王要臣面交陛下,没有要臣当众宣扬,是以臣弟刚才犹豫着没有说话。”

一听朱瞻坦的话,宣德皇帝不禁暗笑了起来,想不到他呆板到如此地步,真是可笑!他按捺住讪笑,和蔼地说道:“二王叔对朝廷的建议那是好事,当众说一说还可让大家都知道二王叔对朝廷的关切,有何不好?爱弟,你就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把二王叔的四条建议说一说吧。”

“是,陛下。”见皇上要他说,这朱瞻坦只好当众道,“父王的第一条建议是修堤治水。父王说山东境内黄河沿岸堤防低矮单薄,难挡大水,近几年连年河水泛滥,淹没房舍田庄,百姓流离失所者数十万,他建议陛下早派大员踏勘设计,冬春水枯时抓紧修筑,以绝水患;第二条建议是,济南、东昌、青州等府今年遭遇水灾的百姓不少,今年夏税估计朝廷会免征,但遭灾地区百姓水后冬种的种子、耕牛可能会被朝廷忽视,而灾后恢复生产是大事,关系到明年收成的好坏,所以父王建议陛下早作安排,给受灾百姓贷放一些种子,把卫所兵士屯耕的耕牛租给百姓,早日把冬种准备好,为明年丰收打下基础。”

听罢朱瞻坦转述的两条建议,殿上的所有人都为之一震。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汉王平素从来不问百姓的死活,怎么突然关心起黄河大水,百姓遭灾的事儿来了?汉王唯恐天下不乱,怎么这会儿幡然悔悟,倒为视作仇敌的侄儿皇帝出谋划策来了?要是那汉王迷途知返,也是天下之幸!大臣是这么想,宣德皇帝也是这么想。皇祖太宗皇帝有生之日,曾经对父皇说过,这二位叔王尤其是汉王久有异志,图谋皇位已非一日,宜时刻防备,不可大意。然而先皇即位待之极厚,而今朕即位也待之厚极,难道是真诚感化他了么?看来,这位王叔有悔悟之意了。想到这里,他兴奋地连连点头道:“难得王叔想得周到,朕代百姓们谢谢他老人家了!坦弟,还有第三、第四条建议呢?”

见皇上和文武大臣们听了两条建议,个个振奋,而且皇上还连连点头,连声道谢,朱瞻坦放心了,他扬起头来大胆地说道:“第三,父王建议朝廷加强管理,严禁私盐。父王说,近年山东沿海胶莱、滨乐盐场,盐课提举司疏于管理,盐所买不到官盐,是以私盐横行,价高质次,百姓叫苦不迭,朝廷也跑漏税收,有百害而无一利,宜严加禁止;第四,强固海防,剿除倭寇。近年来,山东沿海海防稍有松懈,倭寇即频繁来犯,沿海渔民惊扰不已,请陛下派大臣巡视海防,加固防卫,剿灭倭寇,以宁海疆。”

“好，王叔建议好！”听罢朱瞻坦转述的四条建议，宣德皇帝不禁大为高兴，他兴奋地对殿上文武大臣们说道，“汉王的这四条建议，都是利国安民的大事，说得透彻，所虑周到，建议可行，真是太好了。王叔远在乐安，却如此关心国家大事，这是对朕的爱护，对国家的忠心，条条都出于真诚，实在令朕感动。这四条建议，吴爱卿、夏爱卿、张爱卿你们几位将汉王爷的奏章拿回去仔细研究研究，拟出实施办法上奏吧。”

吴中、夏原吉和张本三人连忙出班答应道：“臣等领旨。”

宣德皇帝不禁喜形于色，他确实为汉王的幡然悔悟和痛改前非所感动，对朱瞻坦和朱瞻垓二位堂弟也不禁爱怜起来。他望了望在丹陛之下的二位堂弟，突然把手一招道：“坦弟，垓弟，你们把座位往前移一点，与朕靠近点好说话。”

上朝的时候，当着满朝文武大臣赐座，并且亲昵地命人往前移座，这是何等的礼遇？见满朝文武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朱瞻坦和朱瞻垓二人感觉荣耀极了。

待朱瞻坦和朱瞻垓坐定，宣德皇帝又亲切地向二人问道：“这献策说完了，不知二位王叔还有什么要求？”

这一问，朱瞻坦和朱瞻垓又不作声了。朱瞻垓在等待朱瞻坦先说，可是他又突然缄口不言了，只是低头看双手，默默地抚弄着腰带。见此情况，朱瞻垓只好开口回答道：“回陛下，父王感谢皇上的厚待，非常满意，没有什么要求了。”

见朱瞻垓已经表明了态度，宣德皇帝满意地向朱瞻坦问道：“坦弟，王叔还有什么要求么？”

见皇上又点名问到了自己，朱瞻坦只好欠身答道：“臣弟本来是不想说了，可是臣弟动身时父王反复叮嘱，一定要将话全部带给陛下，父王的确还有一些要求呢。”

宣德皇帝不禁又暗暗好笑了。这弟弟和他父亲不一样，竟是如此的呆板，连他父王怎么讲的都实话实说了。他望着朱瞻坦含笑说道：“王叔有什么要求，爱弟但说无妨。”

“那臣弟就直说了。”朱瞻坦嗫嚅着道，“父王还有三个要求，请求陛下开恩。第一，汉王府开支浩大，自永乐十五年三月徙封乐安州以来，年年都向山东布政使司、青州府、乐安州仓库借粮，历年累计欠粮十万石，父王请陛下开恩豁免算了。”

一听汉王府俸禄比诸王府都多，岁禄已达三万石，钞一万五千贯，还年年向官府强行借粮，这次又增岁禄两万石还不知满足，又提出豁免历年所欠十万石，真是贪得无厌！刚刚生出的好感，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了！可是，这满朝文武都在，你看他们都在惊愕地看着，朕可不能让大臣们看笑话。想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会，勉强地朝文班队列中说道：“夏爱卿，既然汉王有这个要求，户部就把那十万



大明首辅·盛世惊雷

石粮给豁免了吧。”

户部尚书夏原吉沉着脸答应了一声：“是，陛下。”

“谢陛下开恩。”朱瞻坦继续说道，“这第二个要求，父王说这几年汉王府养了一些马，原有的牧场太小，马不够吃。父王请求陛下把乐安州西北部的洋湖，周围大约两百顷赐给汉王府做牧场。”

太无耻了，得尺进丈！刚刚赐给了八十顷田园，又提出再要两百顷牧场！这贪心还有底么？他养这么多马干什么？平常用得着这么多马么？对汉王的这个要求，宣德皇帝不禁产生了怀疑，一分警惕不禁油然而生，一股怒火从心底升了起来。可是他不能发作，这是在朝堂之上，这个大面他必须顾着。他按捺着内心的恼怒，向殿上的文武大臣们问道：“诸位爱卿，汉王的这个要求能否答应，请大家议议。”

话音未了，夏原吉第一个站出来说话：“启奏陛下，汉王的这个提议是个无理要求，朝廷不能答应！国家赏赐亲王，太祖、太宗早有成法，不是哪个人说要就要的。仁宗皇帝登基时，给汉王增禄两万石，是其他亲王的四倍，已经优厚了，今陛下即位，又给汉王岁增俸禄两万石，又是其他亲王的四倍，额外又赐田园八十顷，这已经是恩厚至极了，怎么汉王刚刚得赏，又狮子大开口再要牧场两百顷？太过分了！就是至亲的亲王也不能坏了国家法度，陛下，臣以为您该下诏切责汉王才是！”

“臣附议！”内阁大臣杨荣一向对汉王阴谋夺位不满，也出班奏道，“夏大人说得有理，不能曲循其意，滋长汉王骄奢之心，后患无穷，臣以为陛下速速下旨裁抑方好！”

“臣附议！”吏部尚书蹇义也出班表明了态度。

“臣附议！”

“臣附议！”

……

殿上的许多大臣都出班附议，大殿内一片谴责声，吓得那朱瞻坦偷偷地对夏原吉、杨荣看了一下，低下头默默无语。

只有杨士奇、杨溥和张辅三人没有说话，他们各有各的看法，都在观察事态的发展。杨士奇身为首辅，内阁数人中年纪最长，一向矜持自重，遇事不轻易表态，此时见皇上态度不明，他不想说话；张辅统领军队，凡与军事征战无关的，他不想发表意见；杨溥敦厚老成，见皇上愠怒不已，他不想火上浇油，激化矛盾，明知汉王有异谋，但火候未到，他在思考着策略，想寻找最佳的时机，化解冲突。

见杨士奇、张辅、杨溥没有说话，宣德皇帝望着他们点着名道：“西杨爱卿意下如何？”



见点名问到自己，杨士奇只好说道：“启奏陛下，汉王要求再赐两百顷牧场于理不合，陛下不允那是理所当然，汉王也无话可说；但汉王是陛下的亲叔，至亲有所请，陛下格外宠遇也未尝不可。臣以为赐与不赐都可，只请圣裁便是。”

宣德皇帝一听，不禁暗暗好笑起来，好个圆滑的老头，赐与不赐均可，那不是等于没说么？这老头一脚倒把球踢了回来，朕就不问你了。他把脸转向武官班队中，向张辅问道：“张爱卿，你的看法呢？”

张辅一身从戎，为人倒是爽快，他立即回答道：“臣一介武夫，不懂朝政，还是陛下圣断吧。”

听了张辅的回答，宣德皇帝不作声了。他沉吟了一会，抬头向杨溥问道：“南杨爱卿，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处理？”

“臣以为汉王求赐牧场，自然有他的道理。”杨溥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汉王府养马众多，急需牧场，那是事实。陛下若赐给他，不合祖制；不赐给，有伤亲情。陛下实在是两难！汉王又不做骡马生意，养那么多马做什么？只不过是一时之需而已。臣以为陛下既不赐给他，也不拒绝他，臣建议把两百顷牧场暂时借给汉王。现在汉王爷马多需要牧场，那就借给他放牧，过些时日汉王不养了，陛下再把牧场收回来，这既不违祖制，又不伤亲情，且又解决了汉王的急需，岂不是三全其美么？”

宣德皇帝一听杨溥说到汉王爷养那么多马做什么？不过是一时之需而已，立时心里雪亮了。既然已知汉王心怀不轨，为什么还要把牧场借给他？这是欲擒故纵之计，深谋远虑，南杨的这“三全其美”的主意好！朕就来个放虎出笼，让他自己跳出来，谅他一个小小的汉王也翻不了天！主意拿定，宣德皇帝故作沉吟，好一会才点点头道：“南杨爱卿说得有理，确是一个三全其美之策，那就把乐安州西北部的洋湖两百顷牧场借给汉王使用。夏大人即日命人前去划地确界，坦弟回去后对汉王爷说清，就说朕说的那两百顷牧场王叔只管借用，哪一天不用了，就还给朕吧！”

“陛下！”夏原吉还要反对，只见宣德皇帝向他摇了摇头摆了摆手，他也就不便再说了，只是气愤地把头侧了过去。

那朱瞻坦一听皇上答应借牧场了，就急忙谢恩道：“谢陛下洪恩，臣弟定将陛下的话带到！”

宣德皇帝有了这个“放虎出笼”的计策心里就踏实了，他见朱瞻坦谢过恩坐了下来，便接着问道：“坦弟，二王叔还有什么要求么？”

“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呢。”朱瞻坦吞吞吐吐地说道，“父王说自从永乐十五年削除两护卫，徙封乐安后，汉王府就只有一支护卫亲兵了。山东自永乐十八年二月唐赛儿作乱后，这几年很不太平，时常有人聚众冲击官家，王府护卫显然不





大明首辅·盛世惊雷

足。父王要求陛下恢复汉王府的三护卫,以保安宁。”

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摆着向朝廷要兵么?不怕不识货,只要货比货。你看赵王今年正月就藩彰德的时候,还特意辞掉了常山左、右二护卫,只保留一支护卫,而汉王有了仪卫和一支护卫还不满足,还借口地方不宁要求恢复已经削除的两支护卫,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真是太可恶了!你看看殿上的文武大臣,个个怒目而视,气愤难平,你逆天而行,胆敢制造动乱谋反朝廷,这天下臣民会答应么?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过,不到时候不能动手,还是放虎出笼的策略好!想到这里,宣德皇帝胸有成竹,强捺着怒火,不动声色地冷冷说道:“既然汉王有所求,张大人,英国公,你们二人就商量着给汉王恢复左、右二护卫吧。”

见皇上口吻冷若冰霜,张本和张辅知道皇帝已经十分恼怒,不便多说,只好出班回道:“臣等遵旨,即日去办。”

待张本和张辅回班平静地问道:“汉王还有要求么?”

朱瞻坦连忙起身俯伏谢恩道:“没有要求了,臣代父王谢陛下恢复左、右护卫之恩!”

“既然没有什么要求了,那就好。”宣德皇帝意味深长地对朱瞻坦和朱瞻坡二人说道,“你们回去对汉王、赵王说,朕念骨肉之情,厚待王叔,望二位王叔好自为之。你们下去歇着吧。”

“是,陛下。”见皇上下了逐客令,朱瞻坦和朱瞻坡只好起身说道,“谢陛下,臣等告退。”说完,他二人惴惴不安地退出去了。

“陛下,您太纵容汉王了。”待二人一出殿,夏原吉立刻大声说道,“汉王的三条要求太过分,纵容他们那是养虎为患,陛下不可不虑!”

“汉王得寸进尺,得尺进丈,那是恣意欺侮陛下!”杨荣气愤地高声谏道,“您今日答应了他的牧场、护卫,明日他还要改封南京,要求会越来越多,条件会越来越,陛下能满足他的欲望么?陛下不如早作决断的好!”

“臣附议!”

“臣附议!”

……

殿上的文武大臣纷纷发言,一片嘈杂。

“肃静!”一见众大臣气愤难平,只见宣德皇帝抬起右手一扬,示意大家少安毋躁,“诸位爱卿的意思朕明白。请大家放心,朕心里雪亮着呢!朕以诚待人,他人不以为德反误以为朕孱弱,那是自绝于天下。朕与卿等静观其变吧!”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微微冷笑道:“从永乐七年起,朕就随太宗祖爷爷巡狩、征讨,先后三次北巡,五征沙漠,什么暴风骤雨、严寒冰雪没有见过?今日朕手握重器拥有天下,岂惧区区一隅?而今天下承平,百姓乐安,岂容贼人挑起祸



乱？某人若要逆天行事，那不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么？”

说罢，宣德皇帝抬起右手有力地空中一挥，掷地有声地说道：“只要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朕绝不留情！好了，今日到此为止，散朝吧！”

望着离开皇帝宝座大踏步转向殿后的宣德皇帝，特别是他那右手在空中的有力一挥，杨溥仿佛看到了当年永乐皇帝乾纲独断的形象。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暗暗想，有了这年轻皇帝的成熟，就不怕汉王轻举妄动了！



第二回

中秋节高煦定毒计 元宵夜汉府刺瞻基

朱瞻坦回到乐安州的时候，已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一到汉王府他顾不上歇息，便来到圜殿复命。只见朱高煦、枚青、朱恒、王斌和韦达正在议事。

朱瞻坦紧走几步，上前行礼道：“儿臣参见父王！”

“回来了？好！”朱高煦似乎正在兴头上，他高兴地问道，“要说的都说了么？起来说话！”

“父王交代的四条建议、三条要求，儿臣都说了。”朱瞻坦站了起来回答道，“父王的四条建议，皇上听了大为高兴。他对大臣们连连称赞父王的建议好，都是利国安民的大事，还当场交代工、户、兵三部认真研究施行。皇上还对大臣们感叹说，父王远在乐安，还如此关怀国家大事，说这是父王对皇上的爱护，是对国家的忠心！还说……”

“别啰唆了！”不等朱瞻坦把话说完，朱高煦听得不耐烦了，粗暴地打断了儿子的回话“本王才懒得去关心什么国家大事，爱护什么狗屁皇上，这都是枚青出的主意！本王想知道的是那小子对本王的三条要求答应没有？”

“父王的三条要求皇上都答应了。”朱瞻坦连忙回答道，“汉王府历年所欠的粮食十万石同意豁免了；恢复左、右护卫的事答应了；只是乐安西北的洋湖两百顷牧场，皇上开始是想答应赐给父王的，可是后来一些大臣们坚决反对，皇上只好同意借给汉王府使用，说是哪天不用了就还给朝廷。”

听说一些大臣们反对，朱高煦不禁恼怒起来。他睁大眼睛紧盯着朱瞻坦问道：“你说来听听，都是哪些家伙反对？”